

好神奇一乐器。

你以为它俗，它偏偏是挺洋气的舶来品——据传由波斯、阿拉伯流入中国。

你以为它 low，无非村口非主流黄毛看热闹时帮着烘托气氛的“套路”背景音乐，它偏偏用《男儿当自强》《好汉歌》《囍》《艳》《鸳鸯债》《九州同》……一长串亦老亦新的歌单告诉你，偏见源于无知，它可豪放可凄艳，可传统可时尚，是不可抵挡的摇滚国潮。

唢呐一响，制霸全场。这种神奇的乐器，可以在“恨血千年土中碧”与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之间无缝切换，催汝心肝，食汝魂魄，囫囵吐出，开天辟地。

这样想想，唢呐的重新走红根本毫不意外。事实上，近十年来的民乐复兴与革新求变，只能更加证明一个观点：从来都不是“器”的问题，是“道”的问题，是“人”的问题。

来自波斯、阿拉伯的“呐”喊

刘勇的《中国唢呐历史考索》一文，列举了三种引起关注的、关于唢呐起源的讨论——

日本学者林谦三在著作《东亚乐器考》中曾论述：“中国的唢呐，出自波斯、阿拉伯的打合簧（复簧）乐器苏尔奈。”林氏提出此说，主要是从语言方面考虑，他认为唢呐这个名字是波斯语 zournā 的音译。“唢呐这个名字的音韵，就表示着是个外来的乐器。”“其原语出于波斯语 zournā (zum ā)。”

另一位日本学者岸边成雄亦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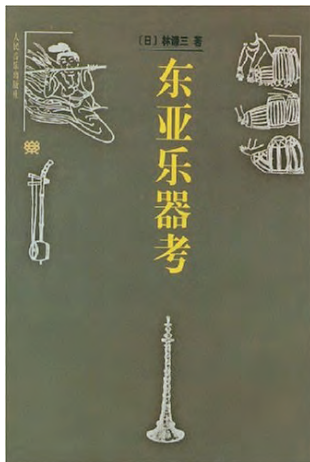
上图：波斯音乐对中国民乐具有深远影响。

20 世纪 60 年代赴西亚考察，解释 surmay(sourma)一词时，岸边表示“波斯语的斯鲁奈伊或斯鲁纳比阿拉伯语的‘扎姆尔’更通用些，这是把‘奈伊’（苇子之类）与斯鲁（祭之意）合起来的一个用语。也称作唢呐，很明显这是 surmay 的音译。”

以上暂称为“波斯、阿拉伯说”。

周菁葆 1984 年所撰《唢呐考》介绍了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 38 窟壁画中的唢呐，尔后提出新的唢呐起源说，认为唢呐最早产生于新疆，传入阿拉伯、印度后，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。此说暂称为“龟兹说”。

右图：林谦三著作《东亚乐器考》。



山东省嘉祥县文化馆贾衍法则在 1996 年撰写的《乐声如潮的唢呐之乡》一文中，谈及了嘉祥武氏祠的汉画像石，上“刻有一幅完整的鼓吹乐队……而中间一人所吹奏的乐器，上尖下圆呈喇叭口状，既不是箜篌，又不是角，正是唢呐”。贾衍法认为，唢呐在东汉时期已在当地流行，只不过那时不叫唢呐而叫“大笛”，到了明代，“才吸收采用了波斯语的音译 surma”。据此说，唢呐在内地流行的年代又比龟兹早了 200 年左右。由于此说认为除当地有唢呐外，波斯也有唢呐，故暂称为“二元说”。

“龟兹说”和“二元说”均有图像为证，但图像一定可靠么？

霍旭初就对克孜尔的唢呐持怀疑态度。“箜篌，是龟兹创造的一种管乐器。38 窟‘天官伎乐’图中有二支，该乐器的口部呈喇叭形，故有的学者认为是‘唢呐’。但在龟兹石窟壁画里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例。……关于此乐器的喇叭口问题，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。”霍旭初表示，画中的喇叭口与管身颜色有异，疑为后人所加。